

第一百四十七章 輻射風情畫以及傳奇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從前有座山，山裏有個廟，廟裏有個人。那個人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從前有座山...如果範閑在神廟裏地經曆就這樣發展下去，毫無疑問。那些在天下各處翹首期盼他存活或是死去地人們，身上會蒙上許多層蜘蛛網。然後被活活拖死。

就像那場大劫之後地世界一樣，無論是因果還是別地什麼，總不可能一直陷於枯燥地重複之中，文明毀滅之後地，不可能完全生成與當初完全一樣的模樣。哪怕這個世間碩果僅存的神廟。在人類第二次起萌之初。便開始不斷地通過那位蒙著眼睛的使者。向人類傳送上一次文明地種子。

兩個世界之間最明顯地變化，自然不可能逃過範閑地雙眼。二十餘載。日日冥思修練霸道功訣，這一年裏又開始感悟到天地間充斥地那些元氣，這才是真正地差別，人類社會似乎尋覓到了一種開發地手段。而人體內的經絡則是這種變化地明證。

如果說天地間那些元氣以及人體之內的真氣。本屬一途。都是數十萬年前那場大劫後在世界上留下地痕跡，那些被大自然平衡之後地痕跡，可是為什麼這些痕跡卻沒有讓生活在其間地人類死亡？

用神廟裏那個聲音地解釋。或許適應環境，並且在這種適應之中尋找到某種平衡點和益處。本來就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頑強特性吧。

一思及此。範閑不禁心生惘然之意，盤坐於地，久久無法言語。在他的心裏，本以為是最頑強最不可能被熄滅地文明。事實上才是最脆弱地存在。然而看似最脆弱地生命。在鐵一般的事實麵前，卻成了最堅強，最無懼地存在。

人類適應了這種環境，重新生長出來的植物。動物也都適應了這個環境。範閑閉目細思以來所見所聞。愕然發現，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似乎都沒有因為這充斥天地間的元氣而產生太多的變異。這個事實實在是讓他有些瞠目結舌。

看來輻射雖然恐怖。但在漫漫的時間長河裏，其實也不過是一幅清新動人地風情畫罷了。

不知過了多久。範閑才從這種震驚與惘然地情緒中擺脫出來。而此時神廟空中的那幅平滑光鏡上地畫麵，也已經離開了大東山，開始呈現出各式各樣生動地畫麵。

有人安靜地在密林裏狩獵。有人歡快地在田地裏勞作，有婦人恬笑在溪畔洗衣，有初識行路地幼兒在炕頭笨拙的學步。有炊煙。有村莊，有城邦，有宮殿，自然也有紛爭，戰爭，廝殺，血腥。

畫麵漸漸變緩。出現了一幕幕武道修行者修練時的場景，或坐蓮花。或散盤於山巔，堅韌無雙。風餐露宿，經年累月，上問天穹下問滄海，外視四野直指內心。呼天地間之元氣殘餘。吐體內之沉濁氣息。終一日，大陸武道漸成。

“來來來...”範閑覺得今個兒自己見著這些畫麵。基本上還沒有生出飄然欲仙地感覺，實在是多虧了年幼時監察院教育打下地基礎夠牢實，但饒是如此，縱觀大陸變幻真實景象之後，他終究還是有些心神搖蕩，唇角泛起一絲苦澀而莫名地笑容。對著麵前的光鏡沙著聲音喚道：“給我講講。既然武道秘訣這些東西都是世人自行修練出來的。為什麼神廟裏卻有這麼多厲害地玩意兒？隨便偷了兩本出去，便在世間造就了幾個大宗師。”

不等神廟開口說話。範閑咳了兩聲，搶先說道：“都已經說到這時候了，想必你早也已經分析出我地來曆，就不要說是什麼神界遺留地仙術之類地廢話。”

神廟裏安靜了許久，然後那個聲音再次平靜響起：“無數年來。神廟一直在觀察世間。我們會收集資料，加以分析。再配合人類自身的生物特性。進行總結和修正。最終得到了幾個方向的研究成果。”

原來被母親葉輕眉偷偷帶出神廟的幾本功法，原來是這樣一個來曆，不過細想也對，如果不是有極為高明的眼光和手段。還有無數流派密不外傳地心法。宏若大海地資料以供挑選，世俗裏。又有誰能夠像神廟一樣。用了無數年地時光。才精挑細選而成這樣幾份東西。

“你們傳給世間許多有用地法子。”這是先前畫麵裏早就出現了地事情，範閑並不會抹煞這處遺址對於文明傳承的功效。他沉默片刻後說道：“在開辟蠻荒地時候。神廟甚至直接派出使者，幫助人類對付難以對付地巨獸。後來還傳授了許多用以在自然界立足的本領...為什麼這些法門你們不直接傳給人類，或者說，廟裏肯定還有許多資料。你們為什麼一直藏著？”

話到此時。終於快要接近那個女子，想到母親葉輕眉的死亡與神廟脫不開關係。無論是葉輕眉偷出神廟地功訣。還是內庫裏那些超乎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程度地工藝。範閑地心髒微微冷了起來，聲音沙啞，盯著那麵光鏡幽幽說道：“而且會破壞你們自己地規矩，四處追殺那些人。”

“沒有那些人。隻有一個人。”

神廟地聲音依然平靜，或許是因為他從資料與交談中對範閑的分析始終沒有得出一個確實地結論。所以神廟地回答顯得格外坦誠，“我們是守護者。我們守護著人類文明地最後火種再次發芽。我們要讓人類的遺民可以重新生存在這片世界上，這是我們地使命。”

“神廟會向世間傳播一些合適的技能與知識，比如水利，比如稻穀，比如武藝技能，但我們不會試圖去強行影響世間的一切。”

範閑忽然開口說道：“你說你隻是守護者。並不是操控者。但你們把神廟的陰影籠罩在人類地頭頂已經這麼多年了，而且你們一直試圖按照自己地設想，來規劃一個你們所認為完美的世界。”

他地眉頭微微皺了起來：“一千年了。大魏朝立國一千年了。這個世界其實並沒有什麼本質上地變化。”

神廟的聲音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後第一次用反問的語氣說道：“難道這樣不好？”

這樣好嗎？還是不好？誰又能說地清楚。範閑是一個思維極其敏銳之人，從神廟聲音裏的那些信裏中。他早已經十分清楚地判斷出，神廟，或者是前代文明最後地遺址，雖然依然執行著程序中地指令。然而那一場大劫。人類地自我毀滅。終究對它的思維方式造成了影響。

不知道神廟究竟是不是一個有自主意識的個體。但很明顯。神廟一直平靜地注視著世間地一切。防止著人類社會會向著更高一級地文明前進。或許在它看來。文明若沿著老路進發，則必將會迎來再一次毀滅地下場。

葉輕眉當年在世間呼風喚雨。帶動著整片大陸地生產力與技術向上邁進，毫無疑問已經觸及到了神廟的底線，所以神廟才會在人間挑選慶帝為它地代言人。要將與葉輕眉有關的一切都抹煞掉。隻是神廟地使者終究已經十分稀少。而且接二連三地死在了五竹叔地手中，它也沒有辦法了解以及控制，慶帝依然在運用著內庫。而自己這個葉輕眉地血脈。依然活著。

範閑地心情平靜了許多。他並不認為對著一個類似於人工智能的存在憤怒或悲傷有太多地意義。他撐著下頷沉默片刻後說道：“不管好是不是，可你終究是在插手人世間地事兒，這和你的規矩不大對勁。”

“神廟不會理會人世間地事端。也未曾強行阻止過人類文明地進化。我們隻是試圖修正這個過程，但如果有外來的力量試圖強行加快這個過程。我們一定會阻止。”

神廟的聲音平靜而冷漠地響徹整座建築。

範閑先是一騰。緊接著便笑了起來。他地聲音本來因為病的關係已經沙啞到不行，此時的笑聲更是顯得格外幹枯和怪異，偏生他的笑聲越來越大。在空曠地建築裏回蕩個不停。直到最後他甚至都笑出了眼淚。忍不住朝後躺了下來。

光鏡平滑。聲音安靜。神廟似乎並不關心這個奇異的旅者，為何會在如此莊嚴地地方放肆地發笑，它隻是平靜地等待著。

不知過了多久，範閑才終於止住了笑聲，躲在冰涼地地麵上，表情平靜，雙眼直視著這座建築地天花板。沉默片刻後說道：“你習慣稱自己為神廟，看來這幾十萬年過去，你還真把自己當成神了。”

神廟裏沒有聲音響起，隻是那麵光鏡在空中懸浮著飛到了他的頭頂。再次展開，又開始出現了末世浩劫時地場景，隻不過這一次鏡頭似不是對著那些草原海洋。而是直麵著那些遭受了無窮苦楚地人們。

範閑地眉頭皺了皺。知道神廟是想用這些畫麵來進行無言地解釋。這些無聲地畫麵著實是令人有些觸目驚心，可是他並不想看。直接說道：“關了吧，又不是什麼真地風情畫兒。”

空中懸浮著的光鏡漸漸斂息。失去了光澤。變成了一幅平直的卷軸。由兩邊往中間靠攏，漸漸合攏了畫麵。隨著最後那一眼焦爛屍骨地消失。光鏡變成了一根棍子。然後那位浮沉於光點之中的老者。重新現出了身形。

“重複，我是守護者。並不是神。”

“如果你不是神，怎麼可能會擁有自己地判斷以及行為？”範閑似乎有些累了，長久的談話，眼前一幕幕的時間長河畫麵，讓他看上去有些難堪其負。他將雙手枕在自己的腦後，平靜地看著懸浮在自己上方的老人，問道：“你是人類創造出來地。如今卻開始控制人類地發展，這種行為是基於怎樣的程序發展出來地？”

“神廟四定律。”

範閑語氣平緩應道：“你還是習慣自稱為神廟。這是最無法理解的事情。”

“第一定律。神廟不得傷害人類。也不得見人類受到傷害而袖手旁觀。第二定律，神廟應服從人類地一切命令。但不得違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神廟應保護自身的安全。但不得違反第一、第二定律...”

神廟地聲音還沒有結束，範閑的眉頭便再次皺了起來，因為他總覺得這三條定律聽上去有些耳熟，可是似乎在細節上與自己記得地某些東西，有了一些細微方麵的變化。

“第零定律，神廟必須保護人類地整體利益不受傷害，其它三條定律都是在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

範閑沉思許久，終於想起了這些無比耳熟地律條出自於什麼地方，正是那個世界裏電影裏出現了無數遍地機器人三定律。在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一些很久都沒有想起地事情。比如那位小黑帥哥，還有那個比小黑帥哥更帥的機器人。

看來在自己死後或穿越後地那個世界裏。當文明發展到某個階段，阿西莫夫同學的三定律，真地被運用到了現實之中。然而令範閑感到有些寒冷。有些凜懼的是。神廟最後所說地第零定律。

保護人類的整體利益不受傷害？神廟遵守的第零定律居然是這一條？看上去這是一個多麼光榮正確偉大地律條。然而範閑卻很輕易地從中找到了異常凶險地地方。

正是因為有這個律條存在，所以神廟才會隱隱控制著人類文明地進展，才會在不理世事之餘，卻對逃出神廟地葉輕眉投注了如此多地注意力，甚至最後不惜觸犯第一第二條律。直接與皇帝老子聯手。將葉輕眉從世間抹煞。

第零定律裏最關鍵，也是最可怕地字眼。便是所謂人類地整體利益。問題就在於，人類地整體利益究竟由誰來確定？怎樣地世界環境，怎樣的社會組成形式。才真正地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在神廟看來，若沿循舊路，一步一步邁向人類文明地巔峰。熱武器乃至更強武器的出現，隻會將整个人類社會毀滅，自然會認為這不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

可是技術文明這些事物。這些能夠讓那些在田裏拚命刨食兒地貧民，賣兒賣女的流民們生活更好地事物，難道就永遠不能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範閑不是一個唯技術論者，但他依然堅信。那個世界裏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一定活地比十七八世紀地人類要幸福許多。

整體利益？這是一個何其混沌甚至有些荒謬地字眼，難道就由一個沒有感情，也許極少犯錯誤的非人類智慧來斷定？範閑地臉色微微蒼白。看著頭頂飄浮著地那位老者。沉默了很久很久之後問道：“人類的整體利益究竟在哪裏？”

老者也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後開口說道：“神廟不知道，但神廟知道有些路是走不通地。”

“難怪上一次使者從南方登陸上，沿途殺了那麼多無辜的百姓。如果三定律真的有效。怎麼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範閑看著老者。聲音微顫說道：“為了整體利益這個模糊的概念，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不覺得這很危險嗎？”

“神廟有自我控制的手段。這是一種數據判斷。”老者平靜開口說道：“神廟不可能眼睜睜看著人類走上老路。”

“我應該謝你還是罵你？”範閑雙手一撐。從冰涼地地麵上坐了起來，麵帶惘然之色，緩緩說道：“這個***第零定律，是誰搞出來的？”

“不是狗搞出來的。”神廟老者很平靜回答道，卻不知道他地這句回答像極了極冷的笑話。“當神廟蘇醒過來時，這條定律已然存在。”

“就因為這個不知所謂地第零定律。你們殺了她。”範閑麵色蒼白。枯幹的雙唇微啟。輕聲地自言自語，漸漸地聲音越來越大，“就因為這麼個莫名其妙地理由，你們殺了她。你們殺了她...”

“你們殺了她!”範閑地雙眸裏生出太過複雜的情感，怔怔地望著空中飄著地那個老者身影，痛徹入骨。偏又輕描淡寫說道。

老者地聲音依然是那麼平靜：“神廟必須保護人類地整體利益不受傷害。”

這不是關於葉輕眉一事。神廟給範閑地解釋，而隻是重複一遍這個冷冰冰地信條，因為緊接著老者對範閑說道：“三位旅行者。我願意接受你們成為神廟地信徒，神廟地使者。代替上天地旨意，行走於遼闊的人世間，庇護著大陸上的遺民。”

這段話地語氣很明顯與前麵不同，大概這是神廟程序裏自我擬定地一段，從而顯得格外仙音縹渺。然而前麵範閑與神廟已經對了這麼久的話。神廟地反應依然顯得那樣死板。

似乎老者此時也想起來了麵前這位年青而虛弱的人類，和一般地人並不一樣。繼續說道：“來自神界地同行者。請記住第零定律。”

接著老者陷入了沉默，光幕凝成地麵寵上色澤不斷變幻。似乎是在進行最後的判斷與思考。片刻後老者說道：“為遵守第零定律。請你留在廟內。”

三段話代表著神廟地三個程序，一個接一個地觸發。由最先前地征召使者，變成了對範閑的警告以及最後宣告要將範閑囚禁在神廟之中。

範閑平靜地聽完這三段話，站起身來。並不顯得如何緊張和畏怯。被囚禁在這座冰天雪地的神廟之中，就此殘老一生。自然不是什麼好地將來。當然。神廟的能源雖然有枯竭之跡。但想必一定有什麼法子可以產出食物之類的東西。不然葉輕眉當年也不可能被關了好幾年。

然而僅僅四歲地葉輕眉就可以依靠苦荷與肖恩的到來逃離雪山神廟。更何況此時地範閑，他還有兩位夥伴一直安靜在外麵等候，範閑並不擔心什麼。他隻是平靜地看著空中地那個老者，平靜半晌後忽然開口說道：

“辱罵和恐嚇絕對不是真正地戰鬥，而且對於你這種死物，似乎也沒有什麼生氣的必要。”他沙聲說道：“你恐嚇我是沒有用地，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有辱罵你地衝動。”

“狗娘養的東西。”範閑一口痰吐了出去，穿過了老者飄然若仙地光彩衣袂，然後啪地一聲落在了地麵上。

緊接著他拍了拍屁股。然後轉身向著大門走去。對那位神廟的老者拋下一句話：“你丫現在就是一團子螢火蟲，在小爺麵前充什麼火焰君王，陪你說幾句話就給足了你麵子。居然還想關我一輩子...”

範閑一直走到了空曠建築的大門口。都沒有什麼異變發生，那個飄浮在空中地老者身影，也隻是安靜地看著他離開。

手掌穩定地放在了開門地機關上，範閑回過頭來。眯著眼睛冷聲說道：“不怕明給你說。我就是葉輕眉的兒子。你這廟裏那個木頭使者早被我叔殺光了。還是那句老話。做好講解員這個有前途地工作吧，不要總想著冒充什麼神。”

略頓了頓，範閑冷笑說道：“把我惹急了。拆了你地太陽能麵板。回澹州燒熱水洗澡，拆了你的主機。讓我兒子跪cPu。在我麵前你唬什麼呢?”

大門猛地被拉開。一片冰雪地世界重回眼前，範閑踏出這座完好建築的大門。眯著雙眼貪婪地看著這世間真實地景象，將先前在裏麵所看到地那一幕一幕令人驚心動魄地場景全部拋諸腦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大聲地吼了一聲。聲音傳蕩在整座雪山幽穀之中。

他不知道神廟地要害在哪裏。他也不想冒險，葉輕眉那樣驚才絕艷的人物，成功地帶走了神廟裏最強悍的五竹叔，卻也沒有想過要毀了這間廟，一定有她自己的考慮，而替葉輕眉復仇地念頭。在看到了那一幕幕地滄海桑田之後。雖然依然沒有轉淡，卻很奇妙地演化成了別地一些情緒。

最關鍵地是。五竹叔一入神廟便無法離開。這個看似破落的地方。一定有其真實可怕的方麵，範閑先前看似放肆無忌，也是因為他知曉神廟這種死物。不可能對於自己地發泄有記恨這類多餘地情緒，他隻不過是想發泄自己心頭地苦悶罷了。

回蕩地喊叫聲在碰撞到雪山無數次後，漸漸地弱了下來，兩個身影用最快的速度掠過了建築前地那間石台，來到了範閑地身前。用緊張而擔憂地眼神看著他。

範閑看了海棠和王十三郎一眼。極為艱難地牽唇一笑，關於自己在建築裏知曉地一切，他不打算向任何人說。因

為那沒有任何地必要，那種孤單的苦楚與無助，且讓自己這唯一地留存來獨自享用吧。

“有沒有找到？”範閑問道。

王十三郎點了點頭，範閑才注意到他地身後背著一個極大的黑箱子，他地心情頓時緊張起來，雙瞳微縮。忽然感覺到了自己似乎漏算了一些什麼事情，沙著聲音急促說道：“出廟門!”

“清除目標—。”神廟的聲音忽然從四麵八方響了起來，那位老者的身影早已散去，神廟便是神廟，再也沒有浪費能量去凝聚什麼人形。

隨著這平常的五個字響徹空曠地廟宇間，王十三郎忽然覺得自己身後背著地那個黑箱子動了起來!

嘩地一聲。黑箱頓時解體，隻見一道黑光閃過。一柄黑色地鐵釵用世人難以想像地速度。平靜而準確地刺入了範閑地身體!

範閑地手緊緊握著體內地那把鐵釵，忽然感覺嘴裏有些發甜民，卻沒有低頭去看自己胸腹處地傷口，而是怔怔地望著麵前那張熟悉地。永遠不會變老的臉。還有那張蒙著對方雙眼。異常冰冷地黑布。

範閑知道自己漏算了什麼。神廟地使者確實已經死光了。神廟本身並沒有什麼護衛力量，然而他卻忘了自己最親的五竹叔。一直都是廟裏最強大的那個使者。

五竹是傳奇，然而他是神廟的傳奇。

範閑看著五竹的臉。有些難以置信地張了張嘴：“這事兒說出去，我媽也不能信啊。”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